

<<流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流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5400235

10位ISBN编号：7515400234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当代中国

作者：李树柏

页数：308

字数：303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流年>>

内容概要

《流年(1924-1966)》(作者李树柏)讲述了一个孤儿的人生：从学徒到独立开修鞋店，到买房置地的地主、鞋店老板，再到公私合营后领取工资的资方人士。

他一生经历了民国初年、伪满时期、解放战争、土改、新中国成立、社会主义改造运动、“大跃进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等一系列社会变迁和动荡。

《流年(1924-1966)》主人公可以说是旧社会勤劳致富的典型，对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其经营和生活的事态，有着诸多的不解和怨恨。

但是作为小业主阶层的一员，他谨小慎微，只能发一些牢骚和做些无关紧要的小动作，在社会大势的裹挟下，更多的是无奈和努力顺从。

从中可以看到，任何个人的生活理想和规划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大背景，否则都会如镜花水月一般，不免破灭。

小说如实地反映了一个阶层在社会变迁时势下的经历和真实心态，具有一定的存史价值和思想价值。

作者简介

李树柏，男，1939年4月19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。

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，1964年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(1979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)哲学研究所《哲学译丛》编辑部工作。

曾任编辑部主任、译审、主编。

直至2000年退休。

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。

曾出版各类译著二十余部，发表译文二百余篇，共三百余万字。

<<流年>>

书籍目录

- 街头的那个孤儿
- 第二章
- 修鞋开始的人生
- 第三章
- 观音一样的媳妇
- 第四章
- 红火的鞋铺
- 第五章
- 他就是马扒皮
- 第六章
- 伪满皇宫的总管太监
- 第七章
- 买房置地和败家子
- 第八章
- 日本人、苏联红军
- 第九章
- 别样的狩猎风情
- 第十章
- 乡土中的童年
- 第十一章
- 又要打仗了
- 第十二章
- 解放军进城
- 第十三章
- 土地没有了
- 第十四章
- 历朝历代都干不成的事
- 第十五章
- 情殇与婚变
- 第十六章
- 马扒皮的末日
- 第十七章
- 送终与养老
- 第十八章
- 古满月成了人物
- 第十九章
- 恋爱路上的绊脚石
- 第二十章
- 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
- 第二十一章
- 饥荒岁月
- 第二十二章
- 自我保护的“护身符”
- 第二十三章
- 乱世归宿

<<流年>>

章节摘录

1924年，隆冬时节的一大清早，天气干冷，北风透骨。

疾风卷起房上的霰雪，打在人脸，生疼生疼的。

宽阔的北顺城街，青石马路两边堆着半人高的雪墙。

这是冬天的雪，来不及运走，临时堆在马路和人行道之间。

雪是黑的，雪墙上积满灰土。

雪墙靠人行道的一面，一处处被临街的住户泼出的脏水冲出来的雪坑，里面积满泔水渣，尿水冲出的深洞，泛着黄色。

一个十五六岁的干瘦男孩，光着头，右手提着一个一尺多高的圆铁桶，从胡同里出来。

他左手掩着破空心棉袄的前襟儿，破棉裤下，露出一双脏脚，脚下趿拉着一双破棉鞋。

男孩提着铁桶，向马路边的下水道走去。

下水道口早已冻成了一个小冰山，它高出地面一尺多，中间一个冰洞，像火山口，四周冻着许多垃圾和粪便，甚至有一只死猫。

男孩吃力地提着桶，一跳一滑地走上冰坡，将桶里的深褐色液体，倒进冰洞。

这是大半桶陈茶似的尿液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臊臭气。

男孩倒完尿桶，往回走时，路过一个小吃摊儿，他站住了。

小吃摊儿卖油茶、烧饼、果子、豆沙包。

摊旁的长桌边，有两个人在吃早点。

冲油茶的细嘴大铜壶，在火上喷着白气，鸣着响哨儿。

摊主在冲油茶时，故意卖弄技巧，把左手的油茶碗放得很低，离茶壶嘴足有二尺远，让从右手铜壶中倾出的开水，扯着白烟儿，直冲油茶碗。

冲出的油茶泛着红褐色，香气直冲鼻翼。

提着空尿桶的男孩瞪大双眼，咽着唾沫，贪婪地盯着油茶碗……突然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男孩只觉右半拉脸直到耳根子，被重重地一击，整个人斜刺里向雪墙摔去，空尿桶被甩出老远。

他坐起身来，只觉得半拉脸火辣辣地疼。

等到眼前金星散去，他这才看清，原来掌柜的朱富贵正站在他面前几步远的地方，瞪着两只小圆眼，满脸怒气，龇牙咧嘴地冲他吼叫，但吼些什么，他却听不见。

他的耳朵里满是“吱儿——吱儿——”的尖叫，像钢钻似的钻着他的脑仁儿。

这男孩叫吴森茂，是顺城街东胡同里“朱记鞋铺”的小学徒，一大清早出来给东家倒尿桶，因贪看小吃耽搁了时间，被赶出来的东家发现，挨了一个大嘴巴。

小森茂挨了打，一声没吭，捡起空尿桶，一手捂着脸，绕过小吃摊，向胡同里走去。

小吃摊上的几个人，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走过。

只见他的棉袄前襟敞着，露出干瘪的前胸和搓板儿似的两肋。

跟在小森茂身后的朱掌柜，戴着皮帽，穿着长袍，蹬着厚底儿棉毡窝，倒背着手，嘴里骂骂咧咧……

吴森茂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为什么要来给人家当学徒，受这个气呢？

吴森茂曾经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妹妹。

然而，在他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因吸毒死在了伪满洲国的大狱里。

母亲为了养活孩子，只好上街“缝破穷”。

六岁的吴森茂则整天到火车站去捡煤核；捡来的煤核除了家里烧，余下的，还可换点儿杂和面儿。

这样的苦日子一直熬了七年。

一天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冯师傅。

他不仅供吴森茂一家吃穿，还叫吴森茂上了半年学。

在这期间，妹妹吴耐霜，改名换姓，成了冯耐霜，并且叫起冯师傅“爸爸”来了。

可是吴森茂却拒绝改姓，也不管冯师傅叫爸爸。

转过年来，冯师傅要回铁城老家做买卖，提出把吴家母子三人带去。

母亲自然同意，妹妹还小，听妈妈的，只有吴森茂坚绝不去，因为他不想当“带葫芦子”。

<<流年>>

十三岁的吴森茂一个人留下，家徒四壁，除了两间空房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他只好重操旧业，到火车站去捡煤核，捡破烂，换斤杂和面儿，换盒火柴，买斤盐，饥一顿、饱一顿地勉强度日。

一晃儿，两年多过去了，街坊邻居看他这样过日子，实在可怜，便有好心人替他打听事由儿。可他年龄太小，又啥都不会，直到他十六岁那年，才有人给他说明成了一家，到“朱记鞋铺”去当学徒，并讲明：学徒三年，管吃管住，不给钱。

吴森茂答应了。

改天早晨，吴森茂由介绍人带着，自己背个小行李卷儿，兴冲冲地来到朱家。

“朱记鞋铺”的黑漆大门紧关着，敲了半天，门开了，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介绍人管他叫“李案头”。

那人带他俩进到院子里，正好一个“大块头”从北屋迎出来，“李案头”冲“大块头”说：“东家，起来啦？”

“这是刚来的小学徒。”

吴森茂给东家行了个礼，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：“东家！”

“嗯。”

这位东家从鼻眼儿里哼了一声，接着吩咐道，“把行李放到东屋去，回头到西屋账房来一下。”

说完，和介绍人一起向西屋走去。

吴森茂跟“李案头”来到东屋，环顾四周，见屋里只有一铺北炕，炕脚下有个地炉子；炕头上铺着一张狗皮褥子，枕头没收，被子没叠；地上连个桌子椅子都没有。

“李案头”对他说：“把行李放炕上，你睡炕梢儿。”

吴森茂放下行李，返身来到西屋。

西屋两间房，一明一暗。

明间儿，朝门放张长桌，桌后一把旧太师椅上坐着东家，他正和介绍人说话。

吴森茂不敢插嘴，规规矩矩地站在屋子中间，从眼角往四外看，只见南墙边放着许多鞋盒子，屋角堆着麻袋，还有许多做鞋的材料；通里间的门紧关着，还上了锁。

这时，太师椅上的东家开口了，他操着浓重的山东腔说：“叫亨么？”

多大啦？”

家在哪哈？”

家墮是作嘛行子的呀？”

“我叫吴森茂，虚岁十六，家住北顺城街120号，家里没别人，就我一个。”

“这俺都知道。”

东家说，“听着，学徒三年，管吃管住，不给钱。”

“是。”

吴森茂答应道。

“中了！”

干活去罢。”

东家说，“先把北屋门起的尿桶倒了，倒街哈儿的下水道客。”

记哈，出去关门儿，回来把门儿插上。

尿桶在井哈儿涮了，放回客。

完事儿，扫院子，劈柴，再到北屋帮着烧火做饭……去罢！”

“‘去罢’？”

吴森茂不解，心想，“就这些，完啦？”

拜师呢？”

学艺呢？”

也许明天……”但是，吴森茂没敢问，也没敢停留，而是顺从地干活去了。

他一边干活，一边想：“也许是因为太早，师傅们还没来？”

等一会儿师傅们来了……但不知是哪位师傅教我？”

<<流年>>

”一早上，吴森茂干着活儿，心里想的净是这些。

吃完早饭，师傅们陆续到了，加上“李案头”，总共五个。

他们都进了西里间，不久就从那里传出了“叮叮咣咣”的敲打声和一阵阵说笑声……吴森茂真想进去看看，可是，手里的活干不完，哪容他卖呆儿！

他在等着东家叫他，当然是叫他去拜师傅，而这老东西进进出出，不知从他身边走过多少遍，却睬也不睬他。

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，下午仍复如此，直到傍晚，师傅们下工走了，东家也没提让他拜师学艺的事儿。

第二天也一样。

吴森茂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，他想问问东家，可又不敢。

小孩子学艺心切，下午实在憋不住了，就趁手头没事儿，抽空扒西里屋窗户，往里看，还没等他看清里边的情景，冷不丁屁股上挨了一脚，疼得他差点儿跌倒。

他扭项回头一看，原来高他半截的东家，正对他怒目而视。

“你个狗日的，倒闲在，有空在这里卖呆儿！”

你个小养的，这屋里是你看的？

老子雇你来，是叫你于活的，不是让你养肥膘儿的……”这老东西，张口一个“小养的”，闭口一个“狗目的”，骂起来没完。

一边骂，还一边推推搡搡，踢踢打打。

吴森茂刚辩解了一句：“您叫我干的活儿，我都干完了。”

东家照他脑袋就是一巴掌。

“干完了？”

这院儿里的活儿，还有干完的时候？

狗日的，你不是说干完了吗？

那好，我给你找点儿活儿干，保准你这辈子干不完！

”

……

编辑推荐

《流年（1924-1966）》是一部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小说。

书中的主人公具备小业主阶层的典型特征：一心只想做好自己的买卖，过安稳日子，面对社会变迁和动荡，采取的是不关心、不参与的态度。

然而，社会变化大势并不因为他的这种态度就与他无关。

当他的利益被冲击和损害的时候，其心底必然产生怨恨，对新中国也是如此。

主人公所属的社会阶层虽然不完全认同新中国的所有政策，但是主人公对于共产党雷厉风行地扫荡旧社会的阴暗面、惩治腐败的举措，还是由衷佩服的，甚至有大义灭亲的行为，帮助新政权破获了暗藏的破坏集团。

对于土改、公私合营等运动，心里并未想通，但行动上还是参与并努力去适应。

当然这个过程是艰难的，甚至直至其逝世也没有完成。

作品细腻反映了一个普通人在社会变迁和动荡中的经历和心态，真实性、历史感十分鲜明，读来令人震撼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